

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若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指指月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霧霏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臥。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問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著。千聖門云。六不收。鐵釘截。

摩盤空裏走。靈龜曳尾。朕兆未分。時薦得。已是第二頭。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朕兆未分時。構得。已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平摸索不著。且畢。

竟以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為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為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遺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其言。一夜靜坐。忽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喜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負你問頭。應時應節。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

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問而復始。滴水滿漚。碧眼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劫。達磨何曾夢見。聞黎為。少林謾道付神光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卷衣又說

歸天竺懺羅不少。人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

對乳峰宿刺破你眼睛。也是無風起浪。且道是法身。是佛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領出教人見。雲門道。六不收。雪竇為

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

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

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祖老

師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若向雲門

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

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

西嶺見達磨。手攜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壇惟見遺下一隻履。

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為

什麼。此土却有二三。迥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諸訛也。須是搆得始

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

便打云。瞎。

四舉王太傳入招慶煎茶作大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開。無時朗上座與

明招把鉢會煎茶帶累別人。朗翻却茶鉢事生也。太傳見問上座

茶爐下是什麼禍事。朗云。捧爐神果然中他箭了。太傳云。既是捧

爐神。為什麼翻却茶鉢何不與他本分。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

錯指注是什麼語話。太傳拂袖便去他具一隻眼。明招云。朗上座

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樵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

朗云。和尚作麼生作這般。然即當見解。不招云。非人得其便只具

一隻眼。道得一半。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爭奈賊過後。張弓雖

手擡。一手擲。

門下客一等是發
即發願就中奇時

枯木根切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久。察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鉢。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響。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樵。野樵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斲謂之野樵。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朗授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所以道。俊狗咬人不露牙。滄山詰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直得鬚鬢衝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大滄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

鉢。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鉢云。久聞胡釘鉢。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更教他破。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於是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聞說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椀水。七粒米。一隻筍。在椀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師意尚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朗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未後。却道。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竇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

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衆喫箇什麼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成箭不虛發應機非善巧弄泥團黃有什麼限

家堪悲獨眼龍只得一隻眼曾未呈牙爪無牙爪不可呈說什牙

爪開你若見麼雪竇却說些子生雲雷盡大地人一時與棒天下

逆水之波經幾回成七十一百五十一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成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竅甚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俱巧妙明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

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奈未有拏雲擢霧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不望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
番示云七穿八穴撓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爲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不妨從機自在此問太

問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滅人多少聲價作聖云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恐雷霹靂可然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未分勝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

什麼眼目。三聖自臨濟受訣。徧歷諸方。皆以高貴待之。看他致箇問
 端。多少人摸索不着。且不涉理性佛法。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且道他意作麼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為食。
 雪峰是作家。匹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
 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頂
 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峰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
 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
 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話頭也不識。雪峰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頑慢。他作家
 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遇賤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峰在。
 看他二人。最初孤危峭峻。未後二俱歎郎當。且道還有得失勝負麼。
 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
 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云。已

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唱。雪竇未後。只頌透
 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處。頌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休云滯水向他裏外立活潑搖乾

鷲坤持處作家未是他奇振鬣擺尾誰敢辨端倪傲得箇伎千尺

鯨噴洪浪飛轉過那邊去不妨奇特一聲雷震清颯起如鯨如魚

誰然清颯起天上人間知幾幾雪峰年把陣頭三聖年把

什麼處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也。既是透網金鱗。豈居

滯水。必在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為食。諸人且
 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
 類。振鬣擺尾時。直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浪相似。一聲雷震。清颯起。頌

雪峰道老僧住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颯起相似大綱頌他兩箇俱是作家清颯起天上人間知幾幾且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颯者風也當清颯起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儻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五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天下初僧盡在這裏作窠窟門云

鉢裏飯桶裏水布袋裏盛金沙混雜將錯就錯合元殿裏不問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裏若定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有斬釘截鐵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着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滴滴皆濕若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為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露也撒沙撒土作行多口阿師難下嘴講法者惟

為什麼却北斗南星位不殊與東作西作什麼坐立嚴然白浪滔

天平地起脚下深數丈者主互換焉然擬不擬蒼天蒼地止不止說

麼更添箇箇無棍長者子即當不少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鎚重下楔後

面又頌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

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

有響句裏呈機多口阿師難下嘴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向這

裏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嘴雪竇只到這裏也得他愛恁麼頭

上先把定恐衆中有具眼者覷破也到後面須放過一着俯為初機

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北南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

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生若向事

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着這箇如鐵橛子相似擺撥不

得挿嘴不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亂呈懷袋正是箇箇

無棍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嬰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
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棍。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五

此集自大慧一炬之後而又重罹兵燹
世鮮善刻今得蜀本板正頗完猶恐中
間亥豕魯魚不無一二
四方具眼高人爲是正之抄錄
見教當復改竄俾成全羨禪宗幸甚

嶠中書隱白

